

篱下百花

1957—1966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篱下百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 60 年中短篇小说典藏)

ISBN 978-7-02-007613-0

I. 篱… II. 人…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4592 号

责任编辑:杨 柳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王景林

篱下百花

(1957—1966)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04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25 插页 1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978-7-02-007613-0

定价 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中短篇小说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随着时代的脉搏律动与发展,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之际,我们编选了自1949年以来在读者中享有广泛影响的中短篇小说精品,组成这套“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中短篇小说典藏”,作为我们的一份献礼。

本“典藏”大抵遵循如下体例选编:

一、划分各卷的依据大抵为作品发表时相关的文学及时代主题并以此命名。第一卷《站起来的声音》,从1949年到1956年,即新中国成立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提出;第二卷《篱下百花》,从1957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这段时期,虽然意识形态和文学创作理念有一定幅度的变化,但创作风貌总体变化不大;第三卷《丰盈的激情》,从1976年到1984年,这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文学表现的主题和思想解放紧密相连;第四卷《归去来兮》,从1985年到1989年,这一时期的文学,无论思想的生发,还是形式的构造,都进入到了更加多样的状态;其后的三卷,无论是1990年至1995年的《芳菲遍野》,还是1996年至1999年的《沉静的风景》,抑或是2000年至今的《山外青山》,中短篇小说的创作者们继续以不懈的努力,为丰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创作出了许多特色鲜明、质量上乘的佳作。当然,这样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事实上,近六十年来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与传承远比这样的划分要丰富得多。

二、中短篇小说各自在文体上的特征目前还是一个尚无定论

有待继续研究的专业课题,因此,为保持编辑体例的统一,收入本丛书的所有篇目不以中短篇划分而是按刊发时间顺序排列。

三、收入本丛书的篇目旨在反映各个历史时期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整体风貌和当时影响广泛的作品,因此,同一作者有不同作品入选不同卷集的现象难免出现。

四、本丛书虽已达七卷九册之众,但比较近六十年来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浩繁,则依然是“沧海一粟”;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9年5月

目 录

西苑草	刘绍棠(1)
红豆	宗 璞(26)
美丽	丰 村(56)
我的引路人	海 默(82)
达吉和她的父亲	高 缨(101)
来访者	方 纪(121)
狠透铁	柳 青(153)
改选	李国文(202)
“锻炼锻炼”	赵树理(215)
山那面人家	周立波(235)
一盏抗旱灯下	申跃中(243)
我的第一个上级	马 烽(248)
万姐	菡 子(263)
光辉的里程	杜鹏程(276)
静静的产院	茹志鹃(292)
乡下奇人	欧阳山(311)
拔旗	刘澍德(322)
团圆	巴 金(342)
水手长的故事	高 源(379)
陶渊明写《挽歌》	陈翔鹤(401)
赖大嫂	西 戎(414)

“老坚决”外传	张庆田 (427)
黑掌柜	郭澄清 (444)
出山	方 之 (453)
长长的流水	刘 真 (465)
开顶风船的角色	任斌武 (483)
路考	张天民 (497)

西苑草

刘绍棠

一

西苑大学的西苑湖畔，是起伏的暗黄色的土山，土山上的针叶松林在夏风里像山涧流水似的沙啦啦响。从山头到山坡，满是洋槐丛和玫瑰丛。山腰间还夹杂着几棵桑树和丁香树，被太阳晒得发散着苦涩的气味。山顶上那苍松掩映的宝塔，塔尖挂着几朵白云，倒映在湖面上。一道从玉泉山流来的小溪，带着田野泥土的芳香，在山脚下盘旋着流来流去，淙淙作响地流入西苑湖。湖心的孤岛上，有一座红墙绿瓦的龙王庙，掩映在翠绿的芦苇丛中，孤岛的石桥通连着湖岸。

“蒲塞风，蒲塞风！”

黄家萍沿着湖畔的沥青路奔听呼唤着，那声音是又生气又焦急的。

“蒲塞风，蒲塞风！”

黄家萍热得出了汗，白绸衬衣被汗浸湿贴在身上，她用力一甩那两条细细的小辫，一口气跑上土山去。那彩色斑斓的花哗叽裙子被风吹起，像一群飞舞的蝴蝶，闪到洋槐丛后面不见了。

“你这个该死……你在这里！”

宝塔边的一棵松树下，蒲塞风坐着石椅，伏在石桌上在写什

么。洗到褪色的汗衫和一堆书，散乱地扔在石桌脚下。

“我喊你听见没听见？”黄家萍跑过去，狠狠地推了蒲塞风一把，一滴蓝墨水，落在稿纸上。

蒲塞风霍地跳起来。他是个清瘦的青年，微微显得苍白的脸泛红了。黄家萍紧咬着嘴唇，两只黑溜溜的圆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他。

蒲塞风无可奈何地低下了头，又一屁股坐在石椅上。

黄家萍弯下腰，收拾着那堆零乱的书，把汗衫扔给了蒲塞风，然后说了声：“走！”

“到哪儿去？”蒲塞风坐在石椅上不动。

“四点钟集体学青年舞。”

“我今天有事，明天再学好不好？”

“不行！”

“我明天一定学。”蒲塞风自知理亏，便低声下气地央求道。

“不行就是不行！”黄家萍气恼地跺着脚。

“为什么跳舞也要集体化呢？”蒲塞风皱起他那两道浓眉。

“这是先进集体条例！”黄家萍一拍石桌子。

“我当初就反对……”

“可是已经成了决议，就要执行！为什么一个共产党员就不懂得这个组织纪律性的基本原则？”黄家萍歪着头，摊着两只手问道。

蒲塞风被问得无话可答，他猛地闷雷似的喊道：“你们在墙报上给我画漫画吧！我是木乃伊，我是书呆子！”

“墙报？哼！”黄家萍冷笑道，“要给你上校刊啦！”

“为什么？”

“就因为你不参加集体活动！劳卫制锻炼你的出勤率是百分之六十二点九，集体学舞跟集体学歌的出勤率是零，其他集体活动的出勤率是百分之三十一、四五，你妨碍咱们班获得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黄家萍像背书似的一口气说完了。

蒲塞风又烦躁地站起来,但是背对着黄家萍,他凝视着山脚下那条潺潺的溪流,一片落叶被流水冲得东倒西歪,最后在溪边停住了。

“谁的手笔?”蒲塞风咬着嘴唇,半天,才冒出这一句。

“中文系二年级校刊通讯组。”

“这就是说,是你和沈飞黄的大作。”

“应该考虑别人的批评,不要考虑批评的人!”黄家萍冷冷地说。

蒲塞风忽然回过头,非常轻蔑地问道:“有插图吗?”

“你这个人,我真是对牛弹琴!”黄家萍气愤地咬着牙,扭回身,穿过一簇簇洋槐丛和玫瑰丛隔成的小路,跑走了。

蒲塞风又坐下来,但是头嗡嗡响,他定了定神,把那张落了墨滴的稿纸揉成一团,又换了一张,动笔写起来。

黄家萍跑到湖畔,收住了脚,喘了喘气,又扭回身,跑上土山,跑到蒲塞风那棵松树下。

“跟我走!”黄家萍命令道,但是态度已经软下来了。

“不去!”蒲塞风头也不抬。

“我求你只去这一次,应应场面,我就不让沈飞黄把这篇批评送到校刊去。”黄家萍又反过来央求他。

“我就不去!”蒲塞风犯起牛脾气来了。

“我求求你!”黄家萍扳过蒲塞风的脸,她的眼眶里充满晶莹的泪珠,声音颤抖了,“只去这一次。”

蒲塞风站起身,低低地说:“我去。”

黄家萍给他抱起书,蒲塞风拿起汗衫,搭在肩头,默默地跟在后面。

他们在宝塔下停了停,从这里可以鸟瞰西苑大学全景,那一幢幢的楼房,一道道光溜溜的林荫道,和那川流不息的人群。

不远的树林里,手风琴响起来了。

在遥远的地方，
那里有云雾在荡漾……

一个颤声的男高音唱起来。

“听！沈飞黄在拉手风琴跟独唱，”黄家萍欣赏地静听着，“奏得真美，唱得也动人，只可惜有些做作和太洋味。咦！走吧，今天有手风琴伴奏，华尔兹一定会把你感化了的！”黄家萍愉快地说着，扯着蒲塞风就要跑。

“我不去了！”蒲塞风摔开黄家萍的手。

“你……”黄家萍手一软，一堆书落下来，“你真要命！”说着，她用一只手抹掉流出的眼泪，冲下土山去了。

太阳西斜了，土山里因为树林挡住阳光，暗了下来，也凉了下來，蒲塞风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把笔放下了，走到溪边去。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蒲塞风回过头，在背后的玫瑰丛旁边，站着哀怨的黄家萍，蒲塞风走上前去。

“写完了？”黄家萍轻声问道。

“写完了。”蒲塞风惭愧地躲闪开那深情的眼光。

“把汗衫穿上，天凉了。”黄家萍说。

蒲塞风顺从地穿上了，但是想不出有什么话可说。

“到那边坐坐。”黄家萍指指宝塔下的那几块石头。

“好。”

“你在写什么呢？”

黄家萍在石头上铺下一块手帕坐下来，她抱着膝头，问蒲塞风。

“在写一篇论文。”蒲塞风撕着一片丁香叶。

“春天你对我说，不是已经开始写了吗？”

“初稿在三月底就写出来了，送到萧先生那里请他指正。今天萧先生的秘书告诉我，明天晚上萧先生准备跟我谈，我现在又根据这两个月的体会，写了这个补充部分，想谈得深刻些。”

“萧先生真爱我们，明天是星期六，还不想休息。”黄家萍感激地说。

蒲塞风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又摘下一片丁香叶，继续一块一块地撕着。

“你爱人这个星期来信吗？”突然，黄家萍问起不相干的事来。

蒲塞风看了她一眼，黄家萍尴尬地咳嗽了两声。蒲塞风坦然地说：“我们的爱情比目前我们的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爱情还公式化，一个月写两封信，见一次面，每封信一页信纸，每次见面两个钟头，如此而已！”

“为什么不多在一起玩玩呢？”

“她不愿意。”

“为什么，你们感情不好了吗？”黄家萍神色紧张地问道。

“不，”蒲塞风摇摇头，“她在她们学校担任系团总支书记工作，星期日常开会，不开会也要跟团员或者群众谈话，跟爱人在一起占去过多时间，要被批评为脱离群众。”

“这真过火！”黄家萍不平地说。

“咱们这里还不是一个样！”

他们又沉默了，针叶松像金属摩擦似的响，山脚下的溪流喧闹着。

“你有点儿怕你爱人，是吗？”黄家萍更大胆地问道。

“她是很厉害，但是我也常跟她吵架，”蒲塞风脸红了红，但跟着又陷入沉思里，“我是她介绍入党的，她比我成熟，冷静。但政治性过强，也许是我政治性太弱；她批评我所使用的语言，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引经据典，像是给我吃嚼过的甘蔗渣。”

黄家萍想不出再问什么，声音很烦闷地说：“你这人真让人捉摸不定，有点神秘。”

“神秘？”蒲塞风脸上掠过一抹困惑的笑影。

“咱们俩的年纪一般大，可是你显得比我大得多。”

“我可不像你们女同志，喜欢瞒岁数。”蒲塞风玩笑地说。

“我是说，你比我懂得多，想得多，我感到自己太轻飘飘的了。”黄家萍非常忧郁，非常怅惘。

“该吃饭了！”蒲塞风不想再谈下去，他扶起黄家萍，从石头上站起来。

夕阳染红了西苑湖，给宝塔镀上了赤色的金尖，连土山脚下溪流的流水声都发沉了。

黄家萍给蒲塞风抱着书，但是走出西苑湖，走到教室楼地带，蒲塞风又把书要了过去。

二

萧渔眠教授住在西苑湖畔的临湖庄：一个幽静的小院落，红漆的门板，绿漆的影壁，矮矮的松墙，院中的鱼缸漂浮着几张荷叶，天井有几株挺立的南竹，六盆夹竹桃摆列在正房的长廊下，影壁后面还有一棵石榴树，院角落种了一架葡萄，除了特意喂养的十笼蝈蝈的叫声，院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响动。

“请进，我已经等你半个钟头了。”

矮小轻健的萧渔眠教授，怀抱着他那只花皮的爱猫，穿着一双皮拖鞋，迎出书斋的竹帘外。

惶恐不安的蒲塞风，结结巴巴地说：“方校长关于全面发展和先进集体问题的报告，比预定时间延长了两个钟头，我没听完就跑到您这里来了。”

“五个钟头的报告，未免有些冗长，”萧渔眠教授扭开电扇，给蒲塞风倒了一杯龙井茶，见蒲塞风一直站立不动，便按按他的肩头说：“坐吧，坐吧。”

蒲塞风捧着这杯温温的茶，一口也没喝，眼睛只注视着墙壁上徐悲鸿那幅水墨国画。

“你的文章我已经读过了，”萧渔眠教授熄了烟，啜了口茶，“真对不起，压了两个月，行政工作跟教学工作已经忙不过来，而这个会那个会更是应接不暇……”他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

“没什么，没什么！”蒲塞风放下茶杯，连连说。

萧渔眠教授拉开抽屉，拿出那篇论文，戴上了老花眼镜，翻了翻，慢悠悠地说：“文章写得相当流利，不流俗，有些论点很新颖，很精辟，可以说是有独到之处……”他顿了顿，又翻看几页。

蒲塞风呆呆坐在那里，眼睛跟随着教授的手指。

“不过题目似乎太大了些，”萧渔眠教授把这篇论文轻轻地放在沙发扶手上，“题目叫《论公式化概念化的反现实主义危害性》，不如叫《我对目前文学作品中公式化概念化现象的几点意见》，更实际些，切题些。”

“名正方可言顺，”萧渔眠教授又点起一支香烟，“货品很少的小店铺，外面挂着个金碧辉煌的门匾，反倒显得更是空虚；当然，这不是比喻你这篇文章，你的文章分量还是不轻的，然而也微微令人感到这一点。”

“是，是！”

“看到一些年轻人取得些微成绩就沾沾自喜，非常为他们担心！”萧渔眠教授激动起来，关闭呼呼响的电扇，“李希凡和蓝翎，无疑是文艺批评界的两颗新星，但是我总觉得他们文章写得太多，而书读得恐怕不算够，所以我认为文章可以写得少些，书要读得多些，文章可以不写，书不可不读，这正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是，是。”

蒲塞风的脑袋里像塞了一把乱柴禾，他茫然地坐在沙发上，不眨眼地望着这位《西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副主编，《文学评论》的编委，那矮小的身躯突然扩大了，但是又渐渐的缩小了，那声音是陌生的、遥远的、冷淡的。

“爱伦堡说过一句很深沉的话,学舞蹈越早越好,当作家越晚越好。我认为目前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本原因,完全是由于作家们知识的贫乏,读得少,而写得多,或者是只读一家之书,只写一种体裁。西欧那些不朽的古典作家,小说、诗歌、戏剧,样样得心应手,真可谓是文武昆乱不挡,莎士比亚不仅是伟大的戏剧家,同时是伟大的诗人;而我们的作家,咳……”萧渔眠教授无限感慨地摇了摇头。

蒲塞风头脑混混沌沌的,耳边仍然响着那遥远遥远的声音,他只能不断地重复着:“是,是!”

“你这篇文章,凡是应该修改的地方,我都给打了标记,修改过后,可以寄到《文学评论》去,看看能不能用。投给咱们学报,恐怕不适合,你的意见怎么样?”萧渔眠教授结束了这场谈话。

“对,对。”蒲塞风那麻木的嘴唇动了动,接过那卷稿纸,鞠了个躬,跑了出去。

“常来玩!”

萧渔眠教授又送出书斋帘外。

蒲塞风握着那卷稿纸,握得手心出了汗,他跑到一个偏僻角落的路灯下,翻开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每页都用红蓝铅笔标出问号和惊叹号。这些问号和惊叹号像一个个铁硬的小钉锤,敲击着他的太阳穴。他靠在电线杆子歇了歇。让头脑稍稍清静一些,然后便沿着湖畔的沥青路走去。

这五月初夏的夜晚,是那么清凉,又是那么温暖。天空那皎洁的圆月,照得西苑湖一带朦朦胧胧。四周都发散着一种捉摸不定的香气。每个角落都有着静悄悄的声音,是风吹针叶松在响;是溪流在喧闹;是龙王庙芦苇丛的摇曳声;是坐在玫瑰丛和洋槐丛边爱人的低语。

黄家萍还是穿着那件白绸衬衣和花格哗叽的裙子,但是脚下换了一双米黄色的凉鞋,头发梳成一条重折的辫子,系着个白蝴

蝶，在沈飞黄的死说活动下，涂了薄薄的口红；沈飞黄的穿着打扮更富有季节特色，浅灰色的西服，白腰带，白袜子，白凉鞋，他们正从土山顶宝塔那里走下来。

“蒲塞风的爱人真是冷若冰霜，我有幸在一个偶然的机遇里拜读了她给蒲塞风的两封情书，那批评的深刻，措词的严厉，态度的尖锐，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这个倒霉的落难秀才！”沈飞黄挽着黄家萍的胳膊，轻蔑地说着。

“难道你把聪明都用在嘴尖舌巧上了吗？”黄家萍眉头拧成个疙瘩，“你对蒲塞风的态度，简直像是势不两立，你为什么那么强词夺理，尖酸刻薄呢？”

“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沈飞黄吊儿郎当地说。

“难道蒲塞风曾经说过一句污辱你的话吗？”黄家萍高声喊道。

“怎么没有？他背地里说我是油头粉面的洋场大少。”

“我看倒恰如其分！”黄家萍气愤地说。

“你……”沈飞黄要发火又按捺回去了，便又用他那油腔滑调的声音嘲讽地说，“这个落难秀才，是很讨女同志青睐的，那两只又黑又大的忧郁的眼睛，真像演悲剧的小生！”

“走开，我不理你！”黄家萍挣脱开他的手，一扭身跑走了。

沈飞黄掏出香喷喷的手帕擦了擦鼻头的汗珠，然后又用这汗湿了的手帕扇了扇风，就掉转身去追赶黄家萍。

黄家萍已经坐在临湖的一把绿椅上，眼睛痴呆呆地望着朦胧的月色里那浓绿的芦苇丛，像是在苦苦地思索什么。

沈飞黄悄悄地坐下来，但是黄家萍霍地站起身，沈飞黄连忙一把拉住她。

“何必动这么大肝火，我真想跟他和解，你就给做个调停人吧！”

“那么你听着！”黄家萍声严色厉地说，“从今后，待人厚道一

些,多考虑考虑别人的长处,考虑考虑自己不如别人的地方,你就不会把自己估价过高了。”

“我承认,在文艺学跟中国文学史上不如他,”沈飞黄颓丧地垂下了头,“中文系读得真乏味。”

“你简直是发热病,一会儿冷一会热,”黄家萍忽然咯咯笑了,“上星期中国文学史课堂讨论,魏先生夸奖了你几句,你不是跟我说毕生致力于文学史的研究吗?”

“我本来就没想读中文系!”沈飞黄气愤地叫道。

“我知道,你本来是想当电影导演,你在高中曾经导演过《钦差大臣》,获得高度的好评,是不是?”黄家萍故意拖长声音,戏弄着沈飞黄。

“可是偏偏电影学院那一年不招生,真是阴差阳错,命运之神跟我开玩笑!”沈飞黄无限愤慨地、声音低沉地说。

“然而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喽!”黄家萍耍着鬼脸。

“无法挽回了!”沈飞黄的脑袋低到膝盖上,手指插进头发里。

黄家萍噗哧笑了,狠狠地推了推他,笑道:“别演戏了,你这个样子倒真像演悲剧的小生!”

“算啦!既来之,则安之,听天由命吧!”沈飞黄从椅子上跳起来,伸了个长长的懒腰,“跳舞去,我可不能像蒲秀才那样,心里没有春天。”

湖边操场的露天舞会正在狂热地进行,乐队正奏着豪放粗犷的西班牙舞曲,那红、蓝、黄、绿、紫五色电灯,在夏风中摇曳,像是无数道交织在一起的影虹,裙子飘起来,衬衫被风吹得鼓起来,皮鞋后跟响着清脆的声音,脚下是一片薄薄的烟尘。

沈飞黄跟黄家萍旋转着,旋转着……

蒲塞风并没有看见他们,他看到湖心孤岛龙王庙那明亮的光,于是他向那里走。

“蒲塞风!”